

河州金元押印

●史韵

顿首再拜押(宋金)
直径2.6—2.7厘米白玉押印(元代)
直径3.6厘米平安家书印(宋代)
直径3.1—3.2厘米蜜蜂押印(元代)
直径2.7厘米

鸟形押(元代)

琵琶押(元代)
纵3.7厘米神兽钮押(元代)
纵2.5厘米

古代玺印,是古玩收藏的门类之一。印玺种类繁多,有人以年代分,诸如战国印、秦印、汉印……也有人以种类分,如帝王印、官印、民印等。古代,帝王印一般称玺,贵族印称章,官印称印,百姓印唤押、记,属私印一类。

金元押印是诸印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近几年,收藏押印的人多起来,对其有新的认识。与秦汉相比,宋押特别是元押涉及少数民族文化、风俗、文字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轨迹,实为中华民族灿烂印文史不可缺少的一页。

何为押,据《词源》释文:在文书、字画、契据上署名或画记号,以为凭信。又唐太宗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但署名不得草书,后人遂以草名为花押,以其形体稍花,故名。后来渐用草书,宋人进呈文字或与入书牍,纸尾不书名,只草书字签名,人谓花书又名凤尾书。押书刻之于印,是为“花押印”。押以来徽宗书画嵌印,“天下第一人”最为精绝,后上行下效,押印行之。如“顿首再拜”,十余年前,笔者见于临夏市旧花市,并盖了红,收为资料。其印面直径2.6—2.7厘米。这种文人用押,属宋金时期,刘江著《中国印章艺术史》说:“五代、两宋、与辽金篇有图,长3.6厘米,宽3.5厘米,顶端有阴文‘上’字,原印是在河北盐山发现的。”此“顿首再拜”说明,宋金时期文人手札、书画上撒押,曾流行过一段时间。

“平安家书”直径3.1—3.2厘米,铜质、直柄。1990年12月,见于临夏市北大街一古董铺,并拓了印。据传“平安家书”印出凤林关附近,为戍边通信之印。此类印出现较早,《孟子》载:“速于置邮而传

命”,置邮即设驿站,为朝廷传递命令和地方官的报告。私人信件,托友携带,为平常事。客居外者,一为奔走为官的士大夫,二为商人,三为戍卒。古戍卒,一般多来自乡村,远行戍卫边疆,音讯难通,常无消息。李白《长干行》诗:“……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可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若遇战争年代,那就如杜甫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了。来自凤林关附近的“平安家书”印,就是河湟地区唐宋时期汉与吐蕃争夺战的一个历史见证。

杜甫的《秦州杂诗》:风林戈未息,鱼海路难长。侯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忆筑坛。张籍的《凉州词》:风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借道取凉州。秦韬玉的《塞下》:到处人皆着战袍,黑旗风紧马蹄劳。黑山霜重弓添硬,青冢沙平月更高。大野几重开雪岭,长河无限旧云涛。凤林关外皆唐土,何日陈兵戍不毛。高骈的《寓怀》:万里河山恨难销,铁马金鞭出塞遥。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又宋金人诗,王圭的《次韵和元厚之平羌》:招收新土凤林东,四百余年陷犬戎。葱岭自横秦塞上,金城不落汉图中。轻裘坐疑无一策,解发来庭有就风。零雨未蒙音一捷,不劳归旅咏周公。

唐宋的一些时期,凤林关驻有重兵,以防吐蕃侵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诗人赋凤林关诗,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缩影。“平安家书”印应用的历史资料

所知甚少,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十之二,有“十年不归,得家问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洞中,不复展读。”言其亲人平安,知其足矣慰心。我临时抱佛脚,翻杨秀英著《印章鉴赏》一书,内收有宋代歙石“平安家书”对章,直径3.5厘米。朱文印“谨封”,为九叠篆,白文印“平安家书”,文圆转秀美,可见当时此种书体印风已成熟。凤林关附近出的“平安家书”印,为白文,其书体风格很接近,感觉还要古朴一点。据《文献通考》载:“炀帝初(河)州废,复置枹罕郡。唐为河州或为安乡郡,属陇右道领县三:枹罕、凤林、大夏。后没吐蕃。”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王韶率军渡过洮河向河州进军,筑康乐寨,刘川堡,攻占阿诺木藏城、香子城。后与部将景思立分兵两路进击占领河州,在凤林渡修建了浮桥,其上游修筑安乡关。其后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的四十多年中,河州一直处于中央王朝控制之下。这枚“平安家书”印,很可能是此时期守卫关隘的军中使用的印记。

时至元代,因蒙古人多不识字,押印用于昭信,达到极盛。作为一凭证,民间普遍流行,广泛使用于买卖交易、典当借贷、担保作证等。

押印使用甚早,据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言:“按:(后)周广顺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此押字用印之始也。金元押印,多为铜质,其设计独特,种类繁多,有汉文、八思巴文、契丹文、西夏文、梵文等字押,上下相符的组合押、人物、动物、屋宇等图案押等,随意为之,不拘一格;印形有圆、方、长方、花形、凤鸟形、骆驼形、琵琶形等,此外,还有用蒙文刻成符号样式的印,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持信”,称为“合同印”,正是异形百态,各呈其妙。印纽有桥型、柱形、人形、动物形,率真自然,极富情趣。

白玉押印,直径3.6厘米。此押印二十多年前,曾见于临夏市古玩市场,盖了方印,留存作资料。读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今蒙古人、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者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方知,帝王用玉,下之受禁也。同时也说明使用此押的人身份不一般,不说即富,或许与皇家沾边。

大王印,印面直径2.6厘米。1990年末,冯其庸先生来临夏,与任志祥陪同转北大街古玩店。冯其庸先生在一家店看铜印,一方文残大王印,被他看中,以30多元买了来,我

乘机盖红作了资料。冯其庸是著名红学家、史学家,时任中国艺术院副院长。他认为,文献与物证一样重要。在临夏几次去北大街,最使他兴奋的是买到了一件石器时代的墨玉石斧。我向他求教读史法,他说,二十四史从头读,你要写临夏历史文化,要从史前史开始,临夏新石器文化很丰富,类型多,从民族变迁到地理变化,可从文化、经济、方言、风情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我们上次到土门关,今天看的积石关都可以写成很好的东西,先写小的,以后再加以补充。冯先生对积石关和炳灵寺很感兴趣,决心还要来一次,邀作向导,我乐意地答应了他。冯其庸先生走读史与田野考古的路,学问钻得很深、路走得很远。诸如他研究《红楼梦》,读整部《清史录》,考曹氏家族墓地,走辽东;看了《玄奘传》《大唐西域记》,他为弄清玄奘西去路线,八次上高原,登帕米尔高原海拔4700多米的明铁盖山口。就是这种探索者精神,才成就了他文学、史学等领域的地位,并著了长达三十五卷本的《瓜饭楼丛稿》。

九叠篆银押,小方形直径1.4厘米。白银质地的押,十分罕少,二十余年所仅见,惜只拓了印,未摄尊容。此虽一字,难以辨识,但转折变化,线条流畅,有韵律感。

元代琵琶形篆文“索记”押,纵3.7厘米。这是一方蒙古人使用的一款八思巴文押印。其形取西域乐器,构思独特,内刻“八思巴蒙古新字”。元朝一统天下,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字差异很大。“车同轨,书同文”成为新朝的一件大事。时“国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蒙、汉、维吾尔文等创制蒙古新字,成为官方文字,时称八思巴文。以“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

神鸟形押,代表此押吉祥。图案取鸟飞行中的一个精彩瞬间。其鸟型在似与不似之间,线条洗练,简洁生动。古人心里神鸟代表孝、仁、吉祥。有汉时人以四言于简上作《神鸟传(赋)》,说神鸟保护其巢,与盗贼战斗的故事。宋代范仲淹、梅尧臣《灵鸟赋》言:鸟之灵“事将兆而献忠”。

元代蜜蜂押印,直径2.7厘米。以肖形为图,印章征信。另外,在古人眼中,蜜蜂象征着勤劳精神。唐代诗人罗隐咏蜜蜂云: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蜜蜂所采的蜜寓意着生活幸福、爱情美满甜蜜。推理想想,持押人在交易场上忙碌奔走、戳印征信,想的何尝不是获得好的收益,生活过得甜甜蜜蜜,此即选用蜂的意念之一。

固守中国传统绘画家园

●孔德良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如长江黄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产生、发展、变迁、繁荣,培育造就绘画上无数贤哲高人,并一代代传承下去,从未停止过它的行踪,从而创造了极为丰富、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艺术宝库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辉。这种贡献为世所公认。而称赞的浩若沧海的中国绘画艺术铸就了我们伟大的华夏民族美精神。我国传统绘画有其鲜明的特色,其表现形式是丰富的有独特的个性,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在今天我们像历代各时期绘画精英那样更要热爱传统,继承传统,保留其精华和特色的前提下发展创新这个祖传,使其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更好地维护中华民族艺术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坚持站稳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民立场,固守我们民族的绘画艺术家园,是中国艺术家的神圣职责。

中国绘画艺术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的博大精深,在于含有儒、释、道思想,是哲学的,是中华民族本体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本体艺术,谁也割不断这个永远流淌着的血脉。

当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一些有识之士,敏锐的提出“正本清源”这一艺术中的重量级问题,这也是历史之驱使,这不是复古,不是拒绝吸纳外来艺术营养。毛泽东主席早年提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倡导,而且皆为艺界接受而受益。有人说中国绘画艺术“寿终正寝”了,可以丢弃传统,这是丧失了中华民族本体精神这一立场,这是很不明智的,不可取的。

自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艺界皆有代表人物,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近现代大家都是在历代传统基础上创新发展延续的,就是吸纳外来艺术营养,也被民族化了。

现代人中不强调传统笔墨,不强调哲学思想,不强调诗书画印四绝,不强调书画同源,不懂以书入画、以诗入画,却一味强调中西融合,那么如此下去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髓被丢,面目皆非,非驴非马。故明智者、敏感者、高人学者提出:1.艺界要补课,补传统理论、中国画学史,补哲学、文学史;2.美院招生考中国画,书法对弘扬传统绘画艺术,要从小抓起,有其一定的道理,意义是重大的。这样我们民族本体精神,我们数千年的文化艺术以此发扬光大,才有能力对抗外来文化的侵蚀,保持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地位。

不负韶华 薪火相传
——浅说青年画家孔垂黎及其作品

●杨占福



孔垂黎

孔垂黎这个名字和他的画,在临夏画坛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并被业界认可,应该是近年来的事。其实,我觉得他早该有出道的表现了,之所以默默数年而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或许与他低调的性格和谦和的为人有关吧!

据实说,我是比较了解垂黎的,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我的记忆里依旧如初。现如今,看到他的成长,看到他案头砚边的成绩,我着实为其高兴,更为恩师孔德良先生家学得薪火相传而欣喜。凡是了解孔德良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家祖孙三代同事丹青,文脉有序相承。先生呢,毕生奉献艺术教育,育人无数,且数十年倾心黄河题材的美术创作,留世颇丰。实属我州美术界翘楚,亦可称之为引领我州美术事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其子维雄,是成长和成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画家,现为我州美术创作之中坚,多年来创作不辍、成果丰硕。而孙子垂黎现今也已跻身美术圈,成了一名画

家。虽然,他还未完全走入社会和公众的视野,但作品尤其是近年来的作品,却可圈可点。我想,像他这样的新生代画家,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肯定和支持,这是我们这代从艺人能做的最好助力。因为,画家的创作取向和创作激情能够与时代合拍,并去自觉地服务于人民,是需要社会和公众投入更多的情感去滋养的。

我们都年轻过,也懂得这样一个规律,年轻人最为可贵的潜能,总能在最阳光的年龄段释放出来,他们的憧憬和梦想是最富朝气的,他们的初心是最具青春色彩的。记得那是2015年,孔垂黎从四川理工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毕业,返乡后,先后从事过画院工作和小学美术教育工作,期间,他在完成常规工作之余,潜心学习画理画论,探究中国山水画的创作规律和文化精神,创作了不少值得称道和点赞的好作品。他的这种执着、坚持和韧性,我想,或许是得益于2013年的《绚丽华夏第六届全国美育成果展》,那年,他还读大学,而他的《步辇图》和《海棠》两幅作品竟在这个展览中双双入选,并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这是他难以忘怀的一次历练,也由此形成了个人追求目标的自信和探究进取的自觉。后来,他的写生作品或创作,之所以能够频频入选省州各类画展,并受到业内人士好评,或许就是得益于这个展览,得益于之后的坚持不懈。像《长城脚下—水乡》《甘南日记》《藏族少女》《夏韵》和《红园琼阁》等作品,都是通过展览或媒体的推介触抵观者心灵,融进人们记忆的。

我曾数次看过垂黎的画,其中有大幅也有小帧,他的作品虽没有大开大合、云卷云舒的恢弘,却多了几分缘情

悟道,恪守传统文脉的清新与雅致。笔墨间,更多的是他对西部山水的真切情感 and 爷爷“固守中国传统绘画家园”的遗风。在他的作品里,创作的热情、灵感、想象、体验以及感受,是以细腻的笔触和恬淡的墨色做理性融合,进而营造出他精神世界的西部山水之境。画面虽没有淋漓挥洒的泼墨流彩,没有设色饱满的罩绿抹金,但总能在柔曼的淡岚间,取舍有度地表现出山水景观的虚实与空间。作品《陇山瑞雪》取高远构图,笔走精微,意追拙厚,农舍山田逶迤接云,一派西地山水的静好跃然纸上。再看作品《风扬经幡》,通篇不再是广施墨色,刻意守拙,而是淡设赭墨、华青和苍绿,在寒松、壑山、林泉、曲桥和古刹间勾画出猎猎西风扬经幡的藏域高原风光,寒山秋水共长天的意境美,确能让观者自扫俗念、心生清静。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画既能让人感受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又能让人感受到他发自真情和真爱的那股创作冲动。看《郎木云山有人家》《雨后瀑声喧》《无限风光在险峰》等作品,我隐约地能感受到垂黎倾心研学爷爷笔意,取章法、纳立意,用点线面的形式将七彩五墨的理解注入到作品,寻求在继承中得以发展的渴望。暑去寒来地耕耘,总会收获春华秋实的喜悦。为此,恩师生前就曾不止一次地对垂黎有过肯定和褒奖,言语间有寄托也有期许。今天,我借这篇短文粗评垂黎和他的作品,既表达对恩师的怀念,又表示对垂黎的期许,愿垂黎在今后的学习和探索中,广纳前贤艺道之精华,秉承家学精神,坚定信念,早日走进自由的艺术王国和艺术殿堂,相信未来可期!

